

游客帝国的前生今世



中国盛产游客，他们足迹所及之广阔、出行人口之众多、沿途花费之巨大、文化探索之深入、往来世界之频繁，甚至让他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小小的改变——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大旅游时代，大陆游客纵横四海，让中国堪称“游客帝国”。

古代中国旅行的兴起

中国最早的旅行家叫做周穆王，他也是中国自驾游爱好者的祖先——他有一辆由八匹骏马拉的“悍马”，性能好到日行三万里，带着他从西安出发，一路走到中亚。后世的一位无名粉丝带着对这位旅行家的仰慕之情，误打误撞制作了中国第一本路书：《穆天子传》。

夏商周时期，游客仍然多是王侯，公款旅游屡载入史册；春秋时，教育家孔子的旅行最有时代意义；秦汉时，低级公务员亦有了出差机会，游客发现了“当地特产”才是旅行永恒的主题——例如徐福不惜扬帆出海，以为跑到济州岛就可以找

到长生不老药；汉朝时，商人踏上了丝绸之路，而游人队伍里也加入了司马迁这样搞田野调查的史圣。

到魏晋南北朝，知名游客基本上都是骚客，各种诗歌游记不遗余力地做着地方营销；隋唐时，著名游客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搞江南巡游，为科举长途跋涉的考生也成为了飘一代；宋元时，游客中混入了老外马可·波罗，而名气不大的汪大渊也很争气，往东去到菲律宾，往西去到伊拉克，往南去到坦桑尼亚，则证明了宋朝时广州已经有人在用指南针。

到明朝，出百里外必需路引，加上“父

母在，不远游”的封建思想，让中国几乎成为一个“宅男帝国”，没有功名的庶民是寸步难行。但明朝偏偏除了盛产名太监，还出产知名旅行家——鉴于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，最有名的旅行家和太监果然是同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郑和。

尽管如此，郑和绝对不是明朝唯一成名的旅行家。徐霞客19岁父亲就去世了，得到非主流母亲“志在四方，男子事也”的批准，成为了一个没有政府资助的民间地理学家兼旅行达人，游遍中国十六个省，写出至今依然人气极高的旅游畅销书——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游客帝国开始崛起



他们装备昂贵的莱卡相机，只为在景点前用10秒拍下V字手势；他们用7天游遍欧洲12国，每天都发条到此一游的格式化微博；他们穿着短裤白袜加皮鞋，却在香奈儿门店前大排长龙……他

们是中国游客，是

欧债危机的救星。

到了21世纪，中国终于作为一个“游客帝国”崛起。对他国而言，中国游客从见识浅薄者、学习者、猎奇者，变成了GDP的增长点，变成了衰败经济的拯救者，变成了外交事件中不得不考虑的筹码，也变成了一种随处可见、人数众多却非本国国籍的

社会“新成员”。

在20世纪，中国的救国游客想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发展的镜像。他们努力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，大片《建党大业》里就提及毛泽东到北京，亦是为了与同

伴募款到法国去，寻找救国之道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，旅游业低调诞生——晚清时，上海租界区有为外国旅游者服务的“旅行社”；1923年，上海银行家设立“银行部”，为中国人办理出国手续兼代订车船票；1924年，第一批老外的旅游团赴杭州游览（但直到2012年，福建省建宁县才“迎来首批纯种外国人”）；1925年，中国有到日本的“观樱团”；1927年，中国有了第一本《旅行杂志》，同年“中国旅行社”也申请到了营业执照……

1949年之后，“华侨服务社”、“中国国际旅游社”、“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”相继出现。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中国对国内旅游依然实行“不宣传、不提倡、不反对”的方针。在短暂的30年后的今天，当罗浮宫的门票只收85元人民币时，张家界的天门山舞台剧的贵宾票就要350元。

中国游客先学会怎么玩



时至今日，有一种GDP叫做中国游客——这个逻辑对中国的旅游城市与他国的旅游城市都管用。有数据显示：2020年，将有一亿中国人出国旅游，而中国游客在加拿大平均花费一般为每人1600美元。

所以说中国盛产游客，但大部分人连怎么玩都不会。开阔视野也好，体验文化也罢，中国游客似乎应该先学的，是怎么

去玩。

选择旅行方式，也是在选择生活方式。有人穷游，陈宇欣搭火车晃晃荡荡走完西伯利亚铁路全程，顺便成为中国北极裸泳第一人；有人打工游，吴非全球旅行打工，一年实现一个梦；有人贯彻周作人“30岁后旅行只是为了吃”的思想，记者寇寇梁辞职80天环球旅行；有人立志环游世界，60多岁的张广柱夫妇卖掉房子环游世界，最后变成了伊利广告；还有12个年轻人卖掉房子、辞去职务，用800万买了两辆房车，如今正在环游世界。

事实上，不同的社会阶层已经发展出不同的旅游方式——师奶带着电热水壶和简易麻将参团、高富帅到非洲打猎、白骨精到欧洲滑雪、富二代去欧洲游学、驴友3000元游遍欧洲、裸婚夫妻蓄钱到巴黎和平街13号买卡地亚、小清新穷游你几乎没有听过地名的地方。

有评论说“中国人只有旅游没有旅

行”，这可不是“游客帝国”应该有的文明。“游客帝国”所见的世界，不应是被金钱颠倒的——每一个旅人的每一段旅途，纵使再微不足道，也是一个认知世界的小火花，有一天它会改善自我生活的处境；每一段旅途的每一次经历，都是人生最好的手信——手信不是指给美女同事买的Longchamp饺子包，而是精神上从未有过的体验。

游人所见的世界，可以改换内心的天地。也许，旅行不一定有收获，不过是做点无用的事；旅行是无分远近的，皆因风景可能就在身边；旅行未必有目的地，虽然漫游的旅人总是突然就找到人生方向；旅行甚至不是必须的，只要你在无趣的日常生活之中，依旧可以找到几乎擦肩而过的感动。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至此，不妨扪心自问：即便游客帝国已经崛起，但你旅行的意义找到了么？

据《新周刊》

●相关链接

中国古代多种旅游形式



中国古代旅游有很多种，让人感到很新鲜。

古代帝王旅游。中国古代社会是重视儒家伦理等级的社会，统治阶级与庶民百姓的旅游风尚存在差别，而封建帝王出游规模之宏大、排场之奢华又堪称其最。据载，黄帝打败炎帝后巡游天下，“东至干海，登丸山，及岱宗。西至于空桐，登鸡头。南至于江，登熊、湘，北逐荤粥，合符釜山，而邑于琢鹿之阿，迁徙往来无常处……”此可视为中国帝王的早期旅游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为巩固统一局面，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巡游。西汉武帝在位期间，为了宣扬其文治武功，东巡13次，沿途经过西岳华山、中岳嵩山和东岳泰山等著名旅游胜地，遍及许多重要地区。

古代商人的商务旅游。中国历史上的商务旅游活动开展得很早。史书所载的“肇牵车牛远服贾”（《尚玉·酒浩》）就属于殷末周初商人的商务旅游活动。在《周易》中有许多围绕商务旅行的内容：如“复卦”中的第二个爻辞说：“休复，吉”，意思是商旅美满地归来。李白的《长干行》所反映的就是商人的出门之久和行程之远，以及由此导致的家人对远行经商之人的切切思念。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中的“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”，也是歌女对其行商夫君的抱怨。此外，古代社会交通不便，山林草泽密布，社会服务业不发达，所以出门在外风险不少，这造成了中国古代商务旅游的诸多艰难。

文人和士大夫的游学、游玩。荀子说：“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溪，不知地之厚也。”这说的是学习必须深入实地，联系实际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出游考察。司马迁说：“异时诸侯并争，厚招游学。”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这里的“游学”特指文人的外出求学活动，同时指旅游者在旅途中的行为。司马迁本人就是游历祖国名山大川、深入实地进行学习考察的杰出代表。在士大夫中，喜欢旅游者也很多。如唐代陈子昂曾任右拾遗，他写下的《登幽州台歌》中就有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千古之绝句。唐代柳宗元被贬谪永州、柳州后，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游记散文。

平民旅游。中国古代的下层社会成员，有着自己特定的旅游方式及风俗。古语云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再加上受古代意识里的旅行遇怪、遇险等观念的影响，因此近游方式相对较多。传统的旅游活动有踏青、端午节划龙舟、重阳节登高等等。